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四

議論

○○○祭公謀父諫征犬戎國語下同

穆王將征犬戎韋氏曰穆王昭王子王滿也犬戎西戎別名祭公謀父諫曰

不可祭畿內之國周公之後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

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是故周文公之頌曰

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先

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

用明利害之鄉示之以好惡鄉方也以文脩之文禮法也使務利而避

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昔我先世后稷以服

正宗卷四

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

不窋棄之子而自竄于戎翟之間克封棄于邠至不窋失官去夏而遷於邠邠西接戎

翟北近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脩其緒脩其訓典朝夕恪

勤守以惇篤奉以忠信弈世載德不忝前人弈亦前至人也

于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

喜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

商牧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王

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

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

日祭日祭祭於祖考謂上食也近漢亦然月祀月祀於曾祖時享時享於二祀歲貢



歲貢於終王終謂世終也朝嗣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

脩意意志意也謂邦甸之內有遺闕不供日有不祀則

脩言言號也有不專則脩文文典有不貢則脩名名謂尊卑職貢

之名有不王則脩德德人不服則脩序成而有不至則

脩刑序成謂上五者才六序也已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

祀征不享讓不貢讓讓也告不王謂以文詞告曉之於是

乎有刑罰之辟刑不有攻伐之兵伐不有征討之備不征

也享有威讓之令貢也不有文告之辭王也布令陳辭而又

不至則又增脩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

不服今自大畢伯仕之終也大畢伯仕犬戎氏犬戎氏

正宗卷四

以其職來王以其職謂其嗣子以天子曰予必以不享

征之且觀之兵享賓服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

乎頓敗吾聞夫犬戎樹惇樹立也言犬能帥舊德而守

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禦猶應也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

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召公諫監謗

厲王虐國人謗王韋氏曰夷王召公告王曰民不堪命

矣召公虢也王怒得衛巫使監古術謗者衛巫

也監察也必巫有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不取發言以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弭止

也召公曰是郭之也郭防防民之口甚於防川流者川

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

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獻

以風也列師無目曰替替樂史獻書史外史也周

皇五帝師小師也箴箴刺駿賦無眸子曰駿賦賦

也書師箴王闕以正得失禮賦禮賦主百工諫百工執

上諫者執執事以諫謂若庶人傳語庶人卑賤見時

師慶魯莊公丹楹刻誦者庶人傳語得失不得違傳

以語近臣盡規近近臣謂諫僕之屬也盡盡親戚補察補察

察政也傳曰自王以下各替替樂大師史大史教誨也掌陰陽天時禮

法之書以相教誨者單襄替替樂大師史大史教誨也掌陰陽天時禮

公道吾非替史馬知天道替替樂大師史大史教誨也掌陰陽天時禮

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

財用於是乎出猶若也山川所以宣地氣而出猶其有

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廣平曰行有漑曰沃口之

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阜財用衣食

者也夫民慮之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

壅其口其與能幾何與辭也幾何言不久也王弗聽於是國人莫

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

芮良夫諫專利

厲王說榮夷公章氏曰榮國名夷謚也芮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

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

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猶日休惕懼怨之來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于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既榮公為卿士，諸侯不享，王流于彘。

號文公諫不藉千畝

宣王即位，不藉千畝。號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

正宗卷四

四

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共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龐純固，於是乎成。是故稷為大官，古者大史順時，視音規陽瘳丁佐反，憤盈，土氣震發，瘳厚也。又方言：楚也。盈滿也。震動也。農祥，晨正，農祥，房星也。晨正，謂立春之日也。發起也。農祥，晨正，晨中於午也。農事之候，故曰農祥。曰月底于天廟，底至也。天廟，營室也。孟春之月，日月皆在營室，土乃脈發，理也。

也。農書曰：春土冒，振也。陳根可拔，耕者急發。先時九日，大史告稷曰：自今至于

初吉，陽氣俱烝，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脈其滿，青穀乃不

殖。渝，變也。青，炎也。言陽氣俱升，土膏欲動，當即發動。稷變寫其氣，不然則脈滿氣結，更為災病。穀乃不殖，稷

以告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史，太史陽官。春官，司事主農事官也。

距今九日土其俱動距去也王其祗被監古職反農不易祗

也淡齊戒袂除也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樂

于藉命農大夫咸戒農用先時五日瞽告有協風至樂

大師知風聲者協和也風氣和時使至也立春日融風王即齊宮百官御事各即

其齊三日王乃淳濯饗醴淳沃也濯洗也饗飲也謂王沐浴飲醴酒及期鬱

人薦鬯鬯人司王裸鬯饗醴乃行裸灌也灌尊也

所以自香潔百吏庶民畢從及藉后稷監古職反之膳夫農

正陳藉禮大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壝斧音一壝一

無偶以班一報耕班三之班次也三之下各三其上也王庶人終

于千畝耕也其後稷省功大史監之司徒省民大師監

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歆大牢歆饗也班

嘗之庶人終食是日也瞽帥音官以省風土音風土以

音律省士風風氣和則士氣養廩于藉東南鍾而箴之廩御廩一名神倉東南生長之

處鍾聚也謂為廩以箴王所藉田以奉菜盛而時布之于農布賦稷則徧戒

百姓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備懇辟在

司寇乃命其旅曰徇農師一之一之先農正再之農正

之佐田畷也后稷三之后稷農官之司空四之司空主

故欲農師后稷三之君故火農正司空四之道路溝

血故次司徒五之司徒省民大保六之大師七之大保

天子三公佐王論道大史八之大史掌達官宗伯九之宗伯卿官掌相王之大禮若王則大徇大徇

卿大夫親耕獲亦如之如之如耕時也民用莫不震動恪恭于

農脩其疆畔日服其罽不解于時財用不乏民用和同

是時也王事唯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求利

謂變易從使干亂農功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

有財若是乃能媚於神而和於民矣則享祀時至而布

施優裕也今天子欲脩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匱神之

祀而困民之財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聽

仲山父諫立必

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韋氏曰獻公子武公也括武公長子伯御也戲括弟懿公也

王立戲以為太子樊仲山父諫曰不可立也仲山父王御士食邑於樊不

正宗卷四

六

順必犯王命必誅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

之不立行而不順民將棄上夫下事上必事長所以為

順也今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若魯從之而

諸侯倣之王命將有所壅若不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

也是事也誅亦失不誅亦失天子其圖之王卒立之魯

侯歸而卒及魯人殺懿公而立伯御三十二年宣王伐

魯立孝公諸侯從是而不睦按上五事皆周宣王以前文章不見於書而幸見於

國語有志學古者其深味之

富辰諫以狄伐鄭左氏傳僖四年

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人即衛鄭公子士洩堵俞

彌帥師伐滑杜氏曰鄭大夫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子鄭

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為也怨王助衛又怨襄王之與衛滑

也為滑請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

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大上以德撫民無親其次親親

以相及也先親以及疏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

戚以蕃屏周予傷也戚同也周公傷夏殷之叔世管蔡

戚霍魯衛毛聃邴雍曹滕畢原豐邠文之昭也皆十六國

也子邳晉應韓武之穆也武王子凡將邢茅胙祭周公之

胤也胤副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

而作詩類善也糾收也召穆公周卿士名虎召采地周厲王之時周德衰微兄弟道缺召穆公子于東都

正宗卷四

七

收會宗族特作此周公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

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闕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

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

其若之何庸勲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庸用也即

聾從味與頑用嚚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

也崇聚鄭有平惠之勲平王東遷晉鄭是依惠王出奔魏鄭納之是其勲也又有厲

宣之親鄭始封之祖桓公友周厲王之母弟棄嬖寵而用三良七年

三良中侯十六年殺寵子子華也於諸姬為近道近當四

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

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狄皆則

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

親屏周召穆公亦云周公作詩召公歌之故言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

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變周召親兄弟之道民未忘

禍王又興之前有子類之亂中有叔帶召狄故曰民未忘禍其若文武何王弗

聽使頽叔桃子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王聽狄人將以

其女爲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

厭施功勞也有勞則望報過甚狄固貪恠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

無終遠之則怨怒無已終猶已也狄必爲患王又弗聽

富辰諫以翟女爲后下國語

正宗卷四

八

王降翟師以伐鄭王德翟人將以其女爲后富辰諫曰

不可夫婚姻禍福之階也利內則福由之利外則取禍

今王外利矣韋氏曰樹利於翟其無乃階禍乎昔摯疇之國也

由大任杞繒由大奴齊許申呂由大姜陳由大姬是皆

能內利親親者也昔鄢之亡也由仲任密須由伯姑鄩

由叔妘聃由鄭姬息由陳媯鄧由楚曼羅由季姬廬由

荆媯是皆外利離親者也王曰利何如而內何如而外

對曰尊貴明賢庸勲長老愛親禮新親舊然則民莫不

審固其心力以役上令官不易方而財不匱竭求無不

至動無不濟百姓兆民夫人奉利而歸諸上是利之內

也若七德離判民乃攜貳各以利退上求不暨是其外
利也夫翟無列於王室鄭伯南也王而卑之是不尊貴
也翟豺狼之德也鄭未失周典王而蔑之是不明賢也
平桓莊惠皆受鄭勞王而棄之是不庸勲也鄭伯捷之
齒長矣王而弱之是不長老也翟隗姓也鄭出自宣王
王而虐之是不愛親也夫禮新不間舊王以翟女間姜
任非禮且棄舊也姜氏任氏之女世為王妃嬪王一舉
而棄七德臣故曰利外矣書有之曰必有忍也若能有
濟也王不忍小忿而棄鄭又登叔隗以階翟翟封豕豺
狼也不可厭也王弗聽十八年王黜翟后翟人來誅殺

正宗卷四

九

癸

譚伯富辰曰昔吾驟諫王王弗從以及此難若我不出
王其以我為懟乎乃以其屬死之

內史過論晉君臣

襄王使召公過及內史過賜晉惠公命呂甥卻芮相晉
侯不斂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內史過歸以告王曰晉
不亡其君必無後且呂卻將不免王曰何故對曰夏書
有之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無與守邦在湯誓曰予
一人有辜無以萬夫萬夫有辜在予 人在般庚曰國
之臧則維女衆國之不臧則維余一人是有逸罰如是
則長衆使民不可不慎也民之所急在於大事先王知

大事之必以衆濟也故袞除其心以和惠民考中度衷
以涖之昭明物則以訓之制義庶孚以行之袞除其心
精也考中度衷忠也昭明物則禮也制義庶孚信也然
則長衆使民之道非精不和非忠不立非禮不順非信
不行今晉侯即位而背内外之賂背外不與秦地背內不與里丕之田虐
其處者棄其信也虐其處者殺里丕之黨不敬王命棄其禮也施
其所惡棄其忠也以惡實心棄其精也四者皆棄則遠
不至而近不和矣將何以守國古者先王既有天下又
崇立上帝明神而敬事之於是乎有朝日夕月以教民
事君諸侯春秋受職于王以臨其民大夫士日恪位著

以倣其官

中廷之左右曰位門屏之間曰著

庶人工商各守其業以共

其上猶恐有墜失也故爲車服旗章以旌之爲擊幣瑞
節以鎮之爲班爵貴賤以列之爲令聞嘉譽以聲之

有謂

功德者則以策命述其功美進爵加錫以聲之

猶有散遷解慢而著在刑辟流

在裔土於是乎有夷蠻之國有斧鉞刀墨之民而况可

以淫縱其身乎夫晉侯非嗣也而得其位豐豐怵惕保

任戒懼猶曰未也若將廣其心而遠其鄰陵其民而卑

其上將何以固守夫執玉卑替其擊也拜不稽首誣其

王也替擊無鎮誣王無民夫天事恒象任重享大者必

速及故晉侯誣王人亦將誣之欲替其擊人亦將替之

大臣享其祿弗諫而阿之亦必及焉襄王三年而立晉侯八年而隕於韓十六年而晉人殺懷公無咎秦人殺

子金子公子金呂甥子公卻芮之字也按晉王二十五年有神降于羊王周於內史過曰是何也故國有

德足以昭其警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贊之而民聽其神無怨故明神降之觀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國之將止

其君貪冒辟邪淫佚荒怠蠹穢暴虐其政腥惡周聲香不登其刑矯訟百姓攜貳明神弗黜而民有遠上心民神怨

痛無所依懷故神亦往焉觀其苛虐而降之禍是以或見神以興亦或以止王曰其誰受之曰在號工王曰何

為福曰臣聞之道而得神是謂逢福淫而得神是謂逢禍今號少荒其亡乎王使大宰忌父帥傅氏及祝史請土

犧牲王幣牲獻焉內史過從至號公帥傅氏及祝史請土為內史過歸告王曰號用焉民必違於神而求福焉也

必禍於民不親於今號公動匱百姓以逞其違離民怨神而求利焉不亦難乎此章在論晉君臣之前其間有涉

而求利焉不亦難乎此章在論晉君臣之前其間有涉

巫史之語故不全錄

正宗卷四

十一

秦

單襄公言陳必亡

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火朝覲

矣道第不可行也韋氏曰火心星也覲見也草穢塞路為第朝見謂夏正十月辰見於辰

侯不在疆侯侯人也掌逆迎賓客者疆境也司空不視塗司空卿官掌道路也澤

不陂陂障也障川不梁梁梁也川野有庾積露積也場功未畢治場也

未畢道無列樹古者列樹以表道墾田若覲發田曰墾猶若覲也

言其稀少膳宰不致餼膳宰膳夫也掌賓客之牢禮生曰餼司里不授館司里宰也

掌授客館國無寄寓廬舍可以寄羈縻之客縣無

施舍四向為縣縣方六十里施舍者所以施舍賓客負任之處民將築臺于夏氏及

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賓弗見單

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夫

辰角見而雨畢辰角大辰蒼龍之角也見者朝

氣盡也天根見而水涸天根亢之也酒竭也謂

見水潦也木見而草木節解木氏也謂寒露之後十日陽

盡竭也駟見而隕霜謂天駟房星也隕落也火見而清風戒寒

謂霜降之後清風先至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

所以戒人為寒備也涸而成梁教謂月令草木節解而備蔽隕霜而冬裘具

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

夏令夏后氏之令周所因也除道所以使民使不涉也其時倣曰收而場

正宗卷四

十一

桑

功侍而畚揭時倣時所以倣告其民也收而場功使人

將以築作也營室之中上功其始定謂之營室謂建

詩云定之方中作于楚宮也火之初見期于司王期會也

作之具會于此先王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

下者也今陳國火朝覲矣而道路若塞野場石棄澤不

陂障川無舟梁舟梁以舟為梁也是廢先王之教也固制有之

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鄙四鄙十里有國有郊

牧國外曰郊牧豎有寓望豎境也望之上有數有圃

草澤無水曰藪圃大也必用園有林池園苑也積所以

禦災也其餘無非穀土民無縣耜用也野無與草不奪

民時不茂民功有優無賈有逸無罷國有班事縣有序

民今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間者多功成而不收民

罷於逸樂是棄先王之法制者也周之秩官有之秩官周常

官篇曰敵國賓至闕尹以告闕尹司闕掌四方賓行理

以節逆之信而迎之也理吏也逆迎也執瑞節為侯人為導於朝出

送之出出交勞聘禮也使卿朝服用束帛勞門尹除門門尹

除門庭也宗祝執祀宗伯祝太祝也執祀具將有司

理授館司理授客所當館次司徒具徒具徒役脩道司

空視塗視險也司寇詰姦姦盜虞人入材虞人掌山澤之

供其甸人積薪甸人掌薪火師監燎火師司火水師監

正宗卷四 十三 一重

灌水師掌水監膳宰致餐熟食廩人獻餼生曰餼司馬

陳芻司馬掌帥團人養馬故工人展車展省客車百官

各以物至賔人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賓

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於王使則皆官正泣事正長也

臨上卿監之若王巡守則君親監之今雖朝也不才有

分族於周承王命以為過賓於陳而司事莫至是蔑先

王之官也先王之令有之曰文武之教天道賞善而罰淫故

凡我造國無從非彛無即恇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

陳侯不念胤續之常棄其佻僇如嬪而帥其卿佐以淫

於夏氏不亦瀆姓矣乎陳我大姬之後也棄袞冕而南

寇以出不亦聞彘乎是又犯先王之令也昔先王之教
茂帥其德也猶恐墮越若廢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
犯其令將何以守國居大國之間而無此四者其能久
乎六年單子如楚八年陳侯殺于夏氏九年楚子入陳

太子晉諫壅川

靈王三十二年

韋氏曰靈王大心也

穀洛闕將毀王宮

穀洛二水名闕者兩

水格有以於闕洛在王城之南穀在王城之北東入子
瀕至靈王時穀水盛出於王城西而南流合於洛水毀
王城西南將及王宮故齊人城邾王欲壅之欲壅防穀水使北出也太子晉諫曰

不可

也蚤卒不立

晉聞古之長民者不墮山

墮毀也

不崇

數

崇高也澤無水曰數

不防川

防障也流曰川不竇澤

澤居水也竇決也

正宗卷四

十四一重

反天

夫山土之聚也數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澤水之

鍾也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為川谷以導其

氣陂塘污庫以鍾其美滋潤謂是故聚不地崩而物有所

歸

大曰崩小曰地氣不沈滯而亦不散

越也沈伏也滯積也越遠也

是以民

生有財用而死有所葬

物有所歸故生有財用故死有所葬

然則無

天昏札瘥之憂而無飢寒之匱之患

短折曰天狂惑曰昏疫死曰札瘥病

也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

虞度也

古之聖王唯此之慎

慎逆天性

昔共工棄此道也虞于湛樂淫失其身欲壅防

百川墮高堙庫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禍亂並

興共工用滅其在有虞有宓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共工

之過堯用殛之于羽山其後伯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

量象物天地比類百則厭之于民而度之于羣生共之

從孫四岳佐之共共工也從孫昆弟之孫也四岳官名主四岳之祭為諸侯伯佐助也言共工

崇九山決汨九川陂障九澤豐殖九數汨越九原宅居

九隩隩內也九州之內皆可宅居合逋四海使之故天無伏陰伏陰

霜地無散陽散陽李梅冬實水無沈氣沈伏也無火無災燿燿

起貌天曰大神無間行開行鬼神屬之屬民無淫心陰陽調財用

災人曰火神無間行鴻禱之屬民無淫心陰陽調財用

之時無逆數逆數四時寒暑反逆物無害生蝗螟之屬帥象禹之

功度之于軌儀莫非嘉績克厭帝心皇天嘉之胙以天

正宗卷四

十五

下胙胙祿也賜姓曰妘氏曰有夏謂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

也社福殷盛賜姓曰妘氏曰有夏者以其能以善福殷

也富天下生育萬物如猶社也夏大也以善福殷富天

下為胙四岳國命為侯伯堯以四岳佐禹賜姓曰姜氏

大也胙四岳國命為侯伯堯以四岳佐禹賜姓曰姜氏

曰有呂謂其能為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也肱臂也豐

厚也氏曰有呂者以四岳能輔成禹以此於股肱心膂呂之為言替也此一王四伯豈緊

多寵皆亡王之後謂四岳也唯能釐舉嘉義以有胤

在下守祀不替其典有夏雖衰祀郕猶在祀郕二國夏後也申

呂雖衰齊許猶在中呂四岳之後商周之世唯有嘉功

以命姓受祀迄於天下及其失之也必有愾淫之心間

之也慢

故亡其氏姓踣斃不振絕後無主堙替隸圉沒

也替廢也隸役也困發馬者夫亡者豈繫無寵皆黃炎之後也唯不

帥天地之度不順四時之序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以殄滅無胤至于今不祀及其得之也必有忠信之心間之度於天地而順於時動酬於民神而儀於物則故高朗令終顯融昭明命姓受氏而附之以令名若啓先王之遺訓省其典圖刑法而觀其廢興者皆可知也其興者必有夏呂之功焉其廢者必有共鯨之敗焉今吾執政母乃實有所避而滑夫二川之神使至於爭明以妨王宮主而飾之母乃不可乎

單穆公諫鑄大錢

正宗卷四

十六

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韋氏曰景王周靈王之子景王賁也二十一年魯昭之十

八年也錢者金幣之名單穆公曰不可穆公王卿士單靖公之曾孫

古者天災降戾降下也戾至也於於是乎量資幣權輕

重以振棊民量猶度也資財也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弊

以行之民患幣輕而物貴則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作重幣以行其輕也

皆得焉重曰母輕曰子貨物物輕則子獨行物重則以母權而行之子母相通民皆得其欲

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

而行地任也小大利之地任也故作輕幣幣雜而用之以重者實其貴以輕者實其賤子權母者母不足則以子

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廢輕而作重則本竭而若匱王末寡故民失其資也

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廢輕而作重則本竭而若匱王末寡故民失其資也

暇行有所乏民財匱無以供上之則將厚取於民厚取

也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給供也遠志且夫備有未

至而設之謂國備也未至而設之謂豫備不虞安不忘危有至而後救之至而後救

之謂若救火療疾量資幣平輕重之屬是不相入也二者先後各有宜不相入不相為用也

可先而不備謂之急急緩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謂民未患

輕而重之離民周固羸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離民以

匱財是謂召災周固已為羸病之國將民之與處

佐災無乃不可乎言周固已為羸病之國將民之與處

而離之將災是備禦而召之則何以經國國無經則何

以出令令之不從上之患也故聖王樹德於民以除之

夏書有之曰關石斛均王府則有之夏書逸書也關門關之征也石今之斛也

言征賦調均則王詩亦有之曰瞻彼旱麓榛楛濟濟大詩

雅旱麓之首章也旱山名山足曰麓榛似栗而慳悌君

小楛木名濟濟盛貌盛者言五者之德被及也慳悌君

子于祿愷悌愷樂也悌易也于求也君子謂君長也言陰陽調草木盛故君子以求祿其心樂易

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于祿焉若夫山林

匱竭林鹿散亡藪澤肆既肆極也民力彫盡田疇荒蕪

資用乏匱彫傷也穀地為疇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

樂之有焉險危也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絕民用謂廢小錢飲而鑄大也猶

塞川原而為橫汙也其竭也無日矣大曰潢小曰汙竭盡也無日無日數也

也若民離而財匱災至而備亡王其若之何備亡無救也吾周官之於災備也其所怠棄者多矣周官周六官災備備災之法令

而又奪之資以益其災是去其蔽而翳其人也王其圖

之善政於民王弗聽卒鑄大錢又二十三年王將鑄無射

耳目心之然所論者鍾律之事學者未易識獨穆公所謂

明非鳩所謂上作器民備樂之則為編今財亡民羅莫

曹惡鮮其不廢也故諺曰衆心成城衆口鑠金今三年

之中而害金再與馬懼一之廢也章氏謂害金害民之

皆名言故附此

議論二

右有周諸臣論諫之辭凡十事王告

石碻諫寵州吁左氏傳下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杜氏曰得臣美

同隱二年 一 正宗卷四 一 重。

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

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雖為淫姜子然

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幸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

惡之石碻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石碻衛大夫弗納於

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劉炫曰此

自邪已身言為之不已將至於邪邪謂惡逆之事○愚

按石碻之意蓋謂驕奢淫泆乃邪之所自起而拓以有

祿之過也 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

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矜者鮮矣如

者少也降其身則必恨恨則思亂且夫賤妨貴少陵長

不能自安自重○釋言曰矜重也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

父慈子孝克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明年州吁弒桓公完石碛卒能殺州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方莊公之寵也碛也能誅之可謂社稷之臣矣

臧僖伯諫觀魚五年春

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杜氏曰臧僖伯公子彊也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

正宗卷四

敗也言器用衆物不入法度則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蒐索擇取不軌不物亂敗之所起順秋氣也符園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皆於農隙以講事也各隨時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雖四武猶復三年而大習出曰治兵始治其事入歸而飲至曰振旅治兵禮畢整衆而還振整也旅衆也歸而飲至以數車實飲於廟以數車徒昭文章車服明貴賤辨等列等別行伍順少長則少者在前還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俎祭宗廟器皮牛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謂以器度之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阜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士臣阜早臣與與臣隸言取此雜復司之物以資器備是小臣有公曰吾將略地焉孫辭以雜復司之職非諸侯之所親也

巡之名遂往陳魚而觀之陳設張也公大說喜伯稱疾不

從書曰公天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他竟故曰遠

地○胡文定公曰諸侯以非王事則不出非民事則不出

今隱之辭是縱欲而不能自克之一遊一豫其可輕也哉後

所陳皆先王之典法人君之一遊一豫其可輕也哉後

世本紀書曰某日畋于某所某日

獵于某地者其得罪于先王甚矣

○○○臧哀伯諫納郕鼎桓二年

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為司馬督為

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

而弑殤公召莊公子鄭而立之以親鄭以郕大鼎賂公

杜氏曰郕國所造器也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夏四月取郕

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臧哀伯

之子伯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昭臨百官猶懼或失之故

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以茅飾屋者儉也清

大路越席大路王路祀天車也越席結草大羹不致大羹肉汁不致五味粢食不

擊黍稷曰粢不精擊昭其儉也此四者儉衾冕黻珽衾畫衣也冕

以蔽膝也帶裳幅舄帶革也衣下曰裳幅紼纁紼纁也維

持冠者統冠之垂者紼纁若今行膝者烏復負紼纁紼纁也

從下而上者紼纁上覆昭其度也尊甲各有制度藻率鞞鞞鞞鞞也

鞞鞞以革為之所以藉王鞞鞞也鞞鞞游纁鞞鞞也鞞鞞

鞞鞞如索帶昭其數也尊甲各有制度藻率鞞鞞鞞鞞也

龍也白與黑謂之黼形若斧昭其文也以文章五色比

象昭其物也

車服器械之有五色皆以比象

錫鸞和鈴

昭其聲也

錫在馬額鸞在鑣和在衡鈴在旂動皆有鳴聲

三辰旂旗

三辰日月星也

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

於旂旗象天之明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下尊卑

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照臨百官百官於是乎戒

懼而不敢易紀律令滅德立違謂立華督而寘其賂器

於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

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鄙昂在廟章孰甚焉武

王克商遷九鼎于維蓋伯夷邑義士猶或非之之屬而况將

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

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內史周

一正宗卷四

廿一重

也僖伯諫隱觀魚其子哀伯諫桓納鼎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故曰其有後於魯

之稱納者不受而強致之謂弑逆之賊不能致討而受其賂器實於大廟以明示百官是教之皆為禽獸夷狄

之行也公子牙慶父仲遂意如之惡又何誅焉愚謂桓公本以弑立故不復知宋君弑立之惡也臧哀伯之言

始若平緩至滅德立違以後乃始句句激切論事體當如是

○○○ 宮之奇諫假道借五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

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翫習也一之謂甚其可

再乎為二年假晉道滅下陽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

虢之謂也輔頰輔車牙車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

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大伯虞仲皆犬

虞仲大王之子不從父

命與諱通吳仲雍文子號仲號叔王季之穆也上季者

封西吳虞公其後也仲之母弟也號仲號叔王季之子為文王卿士勳在王

室藏於盟府盟之官將號是滅何愛乎虞且虞能親於

桓莊乎其愛之也正義曰愛之謂愛虞也虞豈能桓莊

之族何罪而以為戮不唯偏乎桓叔莊伯之族皆獻公

偏盡殺之事在親以寵偏猶尚害之况以國乎公曰吾

享祀豐潔神必據我據猶安也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

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

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馨物黍稷牲王無德

則見饗言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

。 正宗卷四

廿二一重。

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

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臘終歲祭

此行也晉不更舉矣不更舉兵

管仲論受鄭子華備七

秋盟于齊毋讎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

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懷齊侯脩禮於諸侯諸

侯官受方物杜氏曰諸侯官司各於齊鄭伯使大子華

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

命三族鄭君若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臣君亦無所

不利焉以鄭事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

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好之謂禮守命

其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

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子華犯父命對曰君若

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

不暇豈敢不懼若搃其罪人以臨之搃將領也子華奸父之命即罪人

鄭有辭矣何懼為辭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

姦何以示後嗣列姦用子華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

不記記姦之位位會位也子華為姦人而列在會位將為諸侯所記君盟替矣作

而不記非盛德也君舉必書鉅復齊史隱諱亦損盛德君其勿許鄭必受

盟夫子華既為太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

正宗卷四

免介因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間也齊侯

辭馬子華由是得罪於鄭呂成公曰觀此見得管仲猶

以德云云此等言語蓋昔聞先生長者之餘論惜其急於功利俯首以就桓公自小之爾

司馬子魚論用人于社十九年

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社睢

水受汴東經陳留梁譙沛彭城縣入泗此水次有妖神東夷皆社祠之蓋殺人而用祭按用人祭鬼已見於

此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子魚公子曰夷也六畜不相為用謂

若祭馬先不用馬小事不用大牲正義曰雜記言釁廟用羊門

鄭伯之詛使卒出猴行出犬雞而况敢用人乎祭祀以

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

以屬諸侯三亡國魯齊邢義士猶曰薄德謂彼因亂取今一會

而虐二國之君宋公三月以會召諸侯執滕子六月而會盟其月二十二日執鄆子又用

諸淫昏之鬼非周社故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為幸恐其亡國

臧文仲諫卑邾二十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杜氏曰臧

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眾不可恃也詩曰戰

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詩小雅言常戒懼又曰敬之敬之

天惟顯思顯明也思猶辭也命不易哉周頌言有國宜敬戒天明臨下奉承其命甚難

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况我小國乎君其

無謂邾小蓬蠱有毒而况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

。 正宗卷四

廿四

。 桑

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曹縣諸魚門魚門邾城門

曰李請用奠缺僖三十三年八月晉侯敗狄于箕卻缺獲白狄子

初曰李使過奠見奠缺釋其妻盩杜曰白李晉臣也奠晉邑釋鋤也野

盩饋曰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

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如見大賓

承事如祭常謹也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缺父奠

文公在二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禹鯀管敬

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

弟不共不相及也康誥周祗敬也詩曰采芣菲無以下體

君取節焉可也詩國風也芣菲之菜上善下惡食之者不以其惡而棄其善言可取其善節

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

中軍且居先軫之子其父死敵故進之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

舉欲缺子之功也先茅絕後故取其縣以賞胥臣以一命命卻缺為卿

復與之奠遂其父故邑

季文子論出莒僕文子八年

莒紀公生大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出僕且多行無

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

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

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

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

正宗卷四

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

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

觀德杜氏曰則法也德以處事處猶制也事以度功度量功也

以食民食養也作誓命曰毀則為賊誓要信也毀掩賊為

藏掩匪也竊賄為盜賄財也盜器為姦器國也主藏之名以掩賊為

賴姦之用用姦也為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誓命

以下皆九刑之書今亡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還猶周旋也孝敬

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弑

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

姦兆也兆北域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

不度於善度居也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

才子八人高陽帝顓頊之號八人其苗裔蒼舒隋敷擣大臨允雋誠

堅仲容叔達此即堯益禹皋陶字齊聖廣淵明允雋誠

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齊中也淵深也允信也篤厚也愷和也高辛氏有才

子八人高辛帝嚳之號八人亦其苗裔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

叔豹季狸此即稷契朱虎熊羆之倫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

謂之八元肅敬也懿美也宣徧也元善也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

其名濟成也隕隊也以至于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

后土后土地官禹作司空平水土即土地之官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

成揆度也成亦乎也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契作司徒五教在寬故知契在

一正宗卷四 廿六一重。

八元父義母慈兄弟共子孝內平外成外諸夏內夷狄昔帝

鴻氏有不才子帝鴻黃帝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

嚚不友是與比周嚚亦惡也比近也周密也天下之民謂之渾敦謂

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崇聚也靖安也庸用也回邪也服行

也蒐隱也慝惡也盛德賢人也天下之民謂之窮謂共工窮其好行

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話善也告之則頑德義不入

心舍之則嚚不道也傲狠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

禱杻謂絲禱杻頑凶無禱匹之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

至于堯堯不能去堯亦不能去須賢臣而除之縉雲

氏有不才子續雲黃帝時官名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

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賈亦

貪也盈滿也實財也天下之民以比三凶非帝王子孫故謂之饑饉

貪食為饑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

饑饉投諸四裔以禦魑魅當魑魅之災魑魅山林異氣

所生為害人害者是以死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

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

五典克從無違教也徽美也典常也曰納于百揆百揆

時序無廢事也此八軌之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

也流四凶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舉十六相去四凶也今行父雖

未獲一吉人去四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

於戾乎史克激稱以辨宣公之感釋行父之志故其言美惡有過辭蓋事宜也○按四凶在堯時罪惡

未著前輩論之詳矣今云堯不能去非也又是年冬十

月子卒夫人姜氏歸于齊季孫行父如齊傳曰文公二

地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

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

公會行父歷宰莒僕之罪當矣而不求昏與會焉是陷身

前而不能正及與之先後如齊以求昏與會焉是陷身

於盜賊之黨而不自知也且其言曰見無禮於君者猶

鷹鷂之逐鳥雀也如襄仲者具有禮乎其無禮乎梟鏡

在前而不知逐顏區區以去鳥雀為能而曰此舜功二

楚申叔時論縣陳宣十

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十年夏微舒弒君謂陳人無動將討

於少西氏

少西微舒之名

遂入陳殺夏徵舒輶諸栗門

裂也栗門

因陳滅陳以鼎靈公陳侯在晉成公申叔時使

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為不道弑其君

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楚縣大夫皆偕稱公

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

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

曰牽牛以蹊人之田抑辭也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

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

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

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

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如取人物於其懷而還之

猶愈於不還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

晉伯宗論伐狄宣十五年

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鄆舒為政而殺之又

傷潞子之目杜氏曰鄆舒相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

鄆舒有三僦才才僦絕異也言有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

必伐之狄有五罪僦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者酒二

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仲章潞賢人也虐我伯姬

四也傷其君曰五也怙其僦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

後之人或者以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審其政令

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母乃不可乎夫恃才與眾亡之道也高紂由之故滅由周天反時為災寒暑易節地反物為妖羣物失性民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為之文盡在秋矣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亥滅潞豐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

魏絳對晉侯襄三年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于曲梁魏絳戮其僕程氏曰晉侯僕御也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干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

正宗卷四

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僕人

御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也斯司馬斯此也臣聞師眾以順為武順莫敢違軍士有死無犯

為敬守中死守中守中死敢有違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

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懼自犯不武不

敬之不能致訓至於用鉞田鉞斬揚干之僕臣之罪重敢有不

從以怒君心言不敢言不敢請歸死於司寇寇使戮之公跣而

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

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

為請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

為請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

佐新軍

羣臣旅會今欲顯絳政特為設禮食

魏絳請和戎襄四年

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吐名曰無終山戎臣孟樂其使臣因魏莊子

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欲戎與晉和晉侯曰戎狄無

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

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

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

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夏訓夏書有窮國名后君也羿有窮君之號公曰后

羿何如怪其言不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

于窮石因夏民以伐夏政禹孫大康淫放失國夏人立其弟仲康仲康亦微弱仲康

一正宗卷四

卅一重

卒子相立羿遂代相號射羿善恃其射也射不脩民事而淫

于原獸淫放棄武羅伯因能鬣危圍四子皆羿而用寒

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

媿信而使之以為己相浞行媚于內內宮而施賂于外

愚弄其民欺罔而虞羿于田樂之以樹之詐慝以取其

國家樹立外內咸服信浞羿猶不悛悛改將歸自田家

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殺之

靡奔有鬲氏靡夷遺臣浞因羿室就其生澆及豷於國恃

其讒慝詐偽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

二國夏同姓諸侯仲康之子后相所依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過戈皆靡自

有禹氏收二國之墟墟遺也以滅泥而立少康少康夏后相之子

少康滅澆于過后杵滅豷于戈康子有窮由是遂亡

失人故也改有窮之號昔周辛申之為大史也命百

官箴王闕平甲周武王大史闕過也於虞人之箴虞人

掌田曰芒芒禹迹畫為九州芒芒遠貌經啓九道啓開

道之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所歸故德

不在帝夷羿冒于原獸言貪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言

念武不可重重猶數也用不恢于夏家羿以好武雖有夏

臣司原敢告僕夫獸臣虞人告僕夫不敢斥尊虞箴如是可不懲乎

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及后羿事公曰然則莫如和我

子對曰和我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賈貸易土荐聚也易

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狎

也狎習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

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頓墜鑿于后羿而用德度以后

戒遠至迓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脩民

事田以時傳言晉侯能用善謀

魏絳辭賜金石之樂襄十一年

鄭人賂晉侯以師懼師觸師蠲杜氏曰懼觸蠲皆樂師名廣車軌車

淳十五乘甲兵備廣車軌車皆兵車名淳錫也凡兵車百乘他兵車

共百歌鐘二肆肆列也縣鐘十六為一肆及其鈔磬鈔磬皆樂器

女樂二十八八十六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

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

不諧諧和也請與子樂之樂共此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

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

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

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詩小雅也謂諸侯有樂美之德

樂只君子福祿攸同攸所便蕃左右亦是帥從便蕃數

人相帥采服從便蕃然在左右夫樂以安德和其義以處之處位禮以

行之行教信以守之守所仁以厲之厲風而後可以殿

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言五德皆備乃書曰居

安思危逸書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規正也按悼

人無以待戎待過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

司盟之府有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

石之樂禮也禮大夫有

師曠論衛人出君襄十

師曠侍於晉侯師曠晉樂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

乎對曰或者其君實其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

盖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

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

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唐虞神乏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
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上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
失性有君而為之貳賦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

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貳宗宗子之副或者士
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

則賞之賞謂過則匡之匡正患則救之救其失則革之革更

史為書謂大史君警為詩警者為工誦箴諫工樂人
辭之大夫規誨規正諫士傳言士甲不得徑達聞庶人

謗庶人不與政聞商旅于市旅陳也陳其貨物百工獻

正宗卷四

世一重

藝獻其技藝故夏書曰道人以木鐸徇於路逸書道人
也官師相規自相規正工執藝事以諫所謂正月孟春

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

於民上肆放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師職

能因問盡言昭八年春石言于晉魏榆晉侯問於
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

也抑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凋盡怨讎並作莫保其性石
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虜祁之宮叔向曰子野之
言君子哉君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人之
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哀我不能言誰謂是出
唯射是齊射矣能言乃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謂乎
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
必有咎夫子知之矣

穆叔論立子稠襄三十一年六月

公薨于楚宮立敬歸之姊齊歸之子公子稠杜氏曰齊

名穆叔不欲曰大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立庶子則

以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先人事後卜筮也義鈞謂賢等非適

嗣何必娣之子言子野非適嗣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感而

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必為

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袞衰枉如故衰

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董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

也為昭二十五年公孫於齊傳

北宮文子論威儀襄三十一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

正宗卷四

廿四一重

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

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

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

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

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

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

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

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

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杜氏曰詩坤風棣棣言君臣上下富而閑也選教也父子兄弟内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

以威儀

詩人雅做所也攝佐也

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

周書數文王之德

逸書

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

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

推大

又言文王行事無所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

斟酌唯在則象上天紂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為臣

少土聞崇德亂而伐之三句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

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為

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

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

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後圃

正宗卷四

世五 一 奉。

累弑共王而立是為靈王

晉司馬侯論三不殆

昭四年

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使

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之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

日君有惠賜盟于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

易寡人願結驪於二三君使舉請問君若苟無四方之

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

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

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

君其許之而脩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况

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吾又誰與爭公曰晉有三
不殆其何敵之有也始危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

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

也四嶽東嶽岱西嶽華南嶽衡北嶽恒三塗在河南陸渾縣南陽城在陽城大

室在河南陽城縣西北荆山在新城沅鄉縣南中南在始平武功縣南九州之險

也是不一姓雖是天下至險無德則滅亡冀之北土燕代馬之所生無

與國馬恃險與馬不可以為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

務脩德音以享神人亨通也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

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

其國失其守宇於國則四垂為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

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克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為盟

主衛邢無難敵亦喪之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

而不脩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

文王惠和殷是以墮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

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諸

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椒舉遂請昏晉侯許之

女叔齊論魯侯不知禮昭五年

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杜氏曰往有郊勞去有贈賄無失禮揖讓之禮

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

禮公曰何為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

禮公曰何為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

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

氏者也令政令在家在大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

也謂昭公玄孫懿伯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謂伐莒利人之難

謂姓年言亂而取鄙不知其私不自知有私難公室四分民食於他他謂三家

也言魯君與民無異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無為公謀終始者為國君難將

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在恤民而屑屑

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

知禮時晉侯亦失政叔齊以此諷諫

遠啓彊論辱晉五年

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為介鄭子皮子大叔勞諸索

正宗卷四

氏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

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慎吾威儀守

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杜氏曰事從皆可復行從

而不失儀從順也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

考之以先王禮成其好度之以二國度晉楚之勢而行之雖汰侈

若我何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

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為閹

剛足使以羊舌肸為司宮亦宮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

可乎大夫莫對遠啓彊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耻匹

夫不可以無備况耻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耻人

朝聘有珪珪以信享享見也覲覲見也覿此朝聘也小

有述職諸侯適天大有巡功天子巡守設机而不倚爵

盈而不飲言禮務宜有好貨實飲以貨為好衣有陪鼎服車馬在客所無殽

熟食為殽陪加也入有郊勞賓至逆勞出有贈賄去則贈之

以貨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失朝聘

道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於邲邲之役楚無晉備以

敗於鄢自鄢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君

和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耻之以召

寇讎備之若何言何以誰其重此若有其人耻之可也

若其未有君亦國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麋

至麋尋也求昏而薦女薦進也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

之猶欲耻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柰何韓起之下趙成

中行吳魏舒范欬知盈五卿位在韓起之下皆三軍之

子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骼輔躒苗

賁皇皆諸侯之選也言非韓襄為公族大夫韓須受命

而使矣襄韓無忌子也為公族大夫須箕襄邢帶二人

族叔禽叔椒子羽皆韓起庶子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

也成縣賦羊舌四族皆疆家也叔魚叔虎兄弟四人晉

人若喪韓起楊肸五卿八大夫五卿趙成以下輔韓

須揚石石叔向子因其十家九縣韓氏七羊舌氏四而

古四家共二縣長轂九百長轂戎車也縣百乘其餘四十縣遺守

四千尚計遺守國者有四千乘奮其武怒以報其大耻伯華謀之伯

怨失氏姻之親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羣臣往遺之

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

謝遂厚為韓子禮王欲教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言

多知亦厚其禮豈可動哉其後棄郤胥原降為卑隸而

昧者乃翦棄而摧殘之是自廢其本撤其衛也遠啓疆

所陳皆晉國實事故能感悟

其君可為人臣言論之法

羊尹無宇對楚子昭七年

正宗卷四

光

楚子之為令尹也為王旌以田杜氏曰折羽為旌王旌游至於軫羊尹

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為章華之宮

納亡人以實之無宇之闖入焉有罪亡入章華宮無宇執之有

司弗與王有司也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無執

也宇王將飲酒也無宇辭曰天子經畧經畧天下畧有四海故曰經畧

諸侯正封定分疆有古之制也封畧之內何非君土食土

之毛誰非君臣也毛草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

之濱莫非王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上至下所以事上

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

阜臣與與臣肆肆臣僚僚臣僕僕臣臺臺馬有園牛有

牧養馬曰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王宮將

馬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荒大也閱蒐也有所

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華文作僕區之法書名曰

盜所隱器得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行善法故能

水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

言皆將逃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

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萃集也天下逋逃悉以故夫致

死焉人欲討紂夫音扶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

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言王亦王曰取

而臣以往往去盜有寵未可得也盜有寵遂赦之赦無

屠蒯諫晉侯昭九年

晉荀盈如齊逆女杜氏曰還六月卒于戲陽魏郡內黃

城殞于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

尊公之使人執尊許之而遂酌以飲工工樂師曰

女為君耳將司聰也聰所以辰在子卯謂之疾日疾惡

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言痛疾過女弗

聞而樂是不聰也不聞是義又飲外嬖嬖外都大夫

曰女為君目將司明也我在外服以旌德禮以行

事事政事有其物物類物有其容容貌今君之容非其

物也有齊佐之喪而作樂

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

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

志氣和則志以定言

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與工

嬖叔待君者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

失官不聰明為是悛而止秋八月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躒皆盈之子

也佐下軍代父也說自解說

申無宇論陳蔡不羹昭十一年

蔡子城陳蔡不羹杜氏曰襄城縣東南有不羹城使棄疾為蔡公王問

於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

如君鄭莊公城櫟而真子元焉使昭公不立子元鄭公子莊公真

正宗卷四

四十一

子元於櫟居櫟卒使昭公不安位而見殺齊桓公城穀

而真管仲焉至于今賴之城穀在莊三十二年臣聞五大不在邊

五細不在庭上古金木水火土謂之五官玄鳥氏丹鳥氏亦有五又以五鳩鳩民五雉為五工正

蓋立官之本也末山隨事施職是以官無常數今無宇

稱習古言故云五大也言五官之長專盛過節則不可

居邊細弱不勝任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令棄疾在外鄭

丹在內襄十九年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臣何如對曰

鄭京櫟實殺曼伯曼伯檀伯也厲宋蕭亳實殺子游莊

十二年齊渠丘實殺無知在莊九年渠丘今齊國西衛蒲

戚實出獻公蒲甯殖邑戚孫林父邑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析析其本尾大不掉君所知也為十三年陳蔡作亂傳

晏子諫誅祝史昭二年

齊侯疥遂店期而不廖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

與裔欵杜氏曰二子齊變大夫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

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

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實欲殺嚚固以辭謝求問疾之實

公說告晏子晏子曰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

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

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家無猜疑之事故祝史無

求於鬼神建以語康王楚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

五君以為諸侯主也五君文襄靈成景公曰據與欵謂寡人能

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

君外內不廢無廢事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

愧心矣君有功德祝史陳說之無所愧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

與焉其福與受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

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

欲厭私使私情厭足高臺深池撞鍾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

聚掠奪取也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無度無所

還忘不思謗讒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悅於心其祝史

薦信是言罪也以實白神非其言君罪其蓋失救美是矯誣也

也進退無辛則虛采求媚虛辭以媚於神是以鬼神不饗其

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天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其

言僭慢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言非

能治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

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衡鹿舟鮫虞候祈望皆官名也言公專守

山澤之利不與民共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偏介之閔暴征其私介

也迫近國都之閔言邊鄙既入服政承嗣大夫彊易其

賄承嗣大夫布常無藝藝法制也言布政無法制徵斂無度宮室日

更淫樂不違違去內寵之妾肆奪于市肆放外寵之臣

僭令於鄙許為教令於邊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養長也所求不給則應之

罪以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捐聊攝以東

一正宗卷四

四十三石

聊攝齊姑尤以西姑尤齊東界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

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脩德而後可公說

使有司寬政毀闕去禁薄斂已責

晏子論梁丘據

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遯臺子猶馳而造焉杜氏曰據猶梁丘據

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

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

魚肉燂之以薪燂炊也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

洩其過濟益也洩減也君子食之以平甘忝君臣亦然亦女君

所謂可而有否焉否不可也臣獻其不以成其可成君之否可也

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

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詩頌殷中宗言中宗

能與賢者和齊可否其政如羹敬釀釀無言時靡有爭

政能使上下皆如和羹先王之濟五味濟成和五聲也

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以動二體舞者有

三類風雅頌四物雜用四方之五聲宮商角徵羽六律黃鍾太

律陰聲為呂此十二月氣七音凡七日王因此以數合

之以聲昭之故以七同其八風凡七日王因此以數合

數以律和其聲謂之七音九歌九功之德皆

之三事謂以相成也此言九者合然清濁小大短長疾徐

衣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周密君子聽

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詩幽風也義取心平則德

音無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

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

之不可也如是

晏子論禮可為國二十六年

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杜

曰景公自知德不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為在

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

民豆區金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謂以公其施之民也

厚謂以私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

德與女式歌且舞詩小雅義取舞無大德要用也陳氏之

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

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

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守常士不濫不夫官

不滔滔慢大夫不収公利不作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

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

矣與天地並有天地則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

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

慈而教子孝而箴箴諫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

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從自專婦聽而婉婉順禮之善物也

正宗卷四

四五相

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

於天地以為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稟受也。愚按晏

齊國而為景公謀者惟曰禮可以已之知陳氏之將移

情乎蓋禮所以辨君臣等上下者也使君臣上下之分

截然以明則雖有權強之臣且將退聽安得有他日墓

弑之禍哉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子對之異時見用於魯欲收三家之政亦必自藎三都

始其曰家不葢甲大夫無百雉之城者所以正名辨分

而鎖合於斯惜景公之不能見也

晏子論禳彗

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杜氏曰祭晏子曰無益也祇取

誣焉天道不誦誦誡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

彗也以除穢也若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

拾詩曰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囬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乃止

鮑文子諫伐魯定九年

陽虎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杜氏曰三齊侯加兵於魯

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為隸於施氏矣施氏魯大夫文子鮑國也

成十七年齊人召而立之至今七十四歲於是文子蓋九十餘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

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晉也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

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

正宗卷四

四十六相

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

求容焉求自容親富不親仁君馬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

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

乃害乎齊侯執陽虎

伍負諫吳王許越成元年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馮李也杜氏曰馮李在定十四年遂入越

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山也使大夫種因吳大

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負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

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澆寒浞

過者二斟夏同姓諸侯襄滅夏后相夏后相失國依於二斟

四年傳曰澆用師滅斟灌

復為洗後婦相妻歸于有仍有仍

氏生少康焉為仍牧正甚澆能戒之戒備也澆使椒求

之椒澆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梁國有虞縣也

正掌膳羞之官類虞思於是以二姚虞思自以二

姚妻姚少康而邑諸綸綸虞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方十里

為百人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襄四年

自有禹氏收一國之盡使女艾諫澆女艾少康使季杼誘

豷豷澆弟也季杼遂滅過戈復禹之績過澆國祀夏配

天不失舊物物事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

之不亦難乎言與越成是使越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

失人所加惠賜親不棄勞推親愛之誠與我同壤而世

為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猶

天與後雖悔之不可食已食消也姬之衰也日可俟也

不取姬吳姓言可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

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富而後教

之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按國語云吳王夫差乃告

齊吾將許越成而無拂吾慮若越既改吾又何求若其

不改反行吾振旅焉申胥諫曰不可許也夫越非實忠

心好吳也又非攝畏吾甲兵之強也大夫種勇而善謀

將還玩吳國於股掌之上以得其志夫固知君王之益

威以好勝也故婉約其辭以從逸王志使淫樂於諸夏

熱日長炎及吾猶可以戰也為虺弗推為蛇將若何

吳王曰大夫奚隆于越越曾足以爲大虞乎
若鉅越則吾何以春秋雖吾軍士乃許之成

逢渭論與吳年

吳之入楚也在定四年使召陳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

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都邑之人無田

者隨黨而立不知所與故直從所居田在二者居右在東者居左逢滑當公而進當公不在

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

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

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楚爲吳所勝對曰國之有是多

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况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

如傷是其福也如傷恐驚動其亡也以民爲土芥是其禍也

。 正宗卷四 四十八 。

芥草也 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

草之生於廣野莽莽然故曰草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使懼

而改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言今陳侯從之

子胥諫伐齊 哀十一年

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

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秦吳也夫杜氏曰秦養也若人養犧牲非愛之將殺

之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

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從事擊之得志於齊猶獲

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爲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

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乃有顛越不共則

剽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

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為

王孫氏私使人至齊屬其子以辟吳禍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

鏹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櫃櫃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

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越人朝之伐齊勝之盈之道

國語云吳王夫差既許越成乃大戒師徒將以伐齊申

胥進諫曰昔天以越賜吳而王弗受夫天命有反今越

王句踐恐身自約也裕其眾庶其民殷眾以多甲兵譬

去民所惡也猶人之有腹心之疾也夫越王之不忘敗

越之在吳也戚然服士以祠吾間今王非越是圖而齊

吳於其心也戚然服士以祠吾間今王非越是圖而齊

魯此為憂夫齊魯譬諸疾疥癬豈能涉江淮而與我

爭此地哉將必越實有吳土王蓋亦鑑於江無鑑於水

昔楚靈王不君其臣箴諫以不入乃築臺於章華之上

闕為石郭陂漢以象帝舜罷弊楚國以間陳蔡不脩方

城之內踰諸夏而圖東國三歲於沮汾以服吳越其民

不忍飢勞之殃三軍叛王於乾谿王獨行屏營徬徨

於山林之中三日乃見其滄人疇王呼之曰余不食三

日矣疇趨而進王枕其股以寢於地王寤疇枕王以璞

而去之王覺而無見也乃匍匐將入棘闥不納乃入芋

下豈遽亡於諸侯之耳乎今王既變鉅魚之功將高天

而伐齊夫吳民離矣射有所須譬如羣獸然今王雖悔之

齊猶有及乎王弗聽十二年遂伐齊人與戰於艾陵

昔吾朱玉鮒德聖明達於荆此則上帝警知農夫也今大刈殺

四方不自安恬逸而屢於此惡出則罪吾眾挑亂百度

以妖孽吳國今天降乘於吳齊師受罪孤豈敢自多先

王之鍾虢是式靈之敢告於大夫申胥釋劍而對曰昔

吾先王世有輔弼之臣以能遂疑討惡以不違夫不違

乃違也夫不違亡之階也夫天之所棄必驟近其小喜

正宗卷四

四九 重

而遠其大憂王若不得志於齊而以覺楮王心只國猶
壯吾先君之得之也必有以取之其亡之也亦有以取之而
之用能援持盈以沒而驟救傾以時今王無以取之而
大禱亟至是吳命之短也負不忍稱疾碎易以見王之
親為越之禽也負請先死將死曰而縣吾目於東門以
見越之入吳國之亡也遂自殺王溫曰孤不使大夫得
中晉之言可使取申胥之尸盛以鷓夷而投之於江○按
十年吳國遂墟右稱殺諫
臣者必士其國豈不信哉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之四

正宗卷四

五
重

